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1期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o. 1 2006
(第5卷)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 5)

卡夫卡:现代世界的守夜人

万 蕙,罗 璠

(中山大学 中文系,广东 广州 510275)

摘 要:卡夫卡通过小说中人物存在的境遇,言说现代人的异化感、孤独感、负罪感、恐惧感、陌生感和无归宿感。卡夫卡的文学创造是审美现代性的历程中对荒谬世界的一个模型建构。这个建构模型突现了卡夫卡现代主义文学话语的现代性意义,并开创了现代主义小说的言说方式与话语空间。

关键词:卡夫卡;孤独;恐惧;归属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202(2006)01-0064-07

卡夫卡能够成为欧洲现代主义文学之父,是他对欧洲文学与哲学继承与超越的结果。正如但丁"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一样,卡夫卡的文学既是欧洲传统文学的结束,同时也是欧洲现代主义文学的开始;也正如中世纪新旧文化的剧烈撞击与冲突,是但丁文学成就的平台一样,欧洲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矛盾,同样构成了卡夫卡现代主义话语实践的基本平台。正是在这个平台上,卡夫卡创造了他独特的艺术世界,形成了独有的"卡夫卡"式的艺术风格。

一般认为,现代主义艺术是审美现代性对启蒙现代性的反抗中生成的。

所谓现代性,是指从文艺复兴、特别是自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历史和文化。文艺复兴以来科学观念和人文主义思想得到迅猛的传播与发展,科学自由主义和追求"凡人的幸福"的思想将主宰欧洲千年的基督教传统放到了启蒙的烈焰上炙烤,并由此"煅炼"了现代社会的精神和制度:政治民主、资本主义、技术社会、科学精神、民族主义和人道主义[1]68。在"勇敢地使用自己的智慧"的口号下,启蒙运动催生了主体性意识,产生了现代的自由、平等、博爱、人权、进步与发展、幸福与财富的价值观念,使社会表现为一个世俗化即意义的"祛魅"过程,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为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思想基础,并由此构成了现代性的基本特征。

由此可知,现代性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历史与文化范畴,而文化作为一种表意实践,通过符号及其定义的传递,构成社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深深地影响着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性质。现代性自启蒙运动以来,从文化层面看,就呈现为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冲突场所。审美现代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启蒙现代性危机的否定与反叛。

所谓启蒙现代性,它呈现为现代性的资产阶级价值观念,表现为:相信进步与发展,崇尚理性,坚信科学技术的超人力量,关注时间,关注自由理想,崇尚行动,崇拜成功,追求"凡人的幸福"等。审美现代性则可以从审美与现实的关系上去理解。"审美作为超越的,自由的活动,并不肯定现实,并不与现实相一致,而是超越现实,甚至否定现实,审美的自由品格和超越本质存在于审美与现实的差异之中。同理,审美现代性不是现代性的肯定形式,而是对现代性的超越甚至否定。"[2]44梅泰·卡利奈斯库(Matei Calinescu)在《现代性的五幅面孔》一书中谈到启蒙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的尖锐冲突时,对文化(审美)现代性内涵做出了这样的表达:"与此相对,另一种现代性,亦即演变成

收稿日期:2004-11-02

作者简介:万 蕙(1982-)女,湖北武汉人,中山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先锋派的现代性，在其浪漫主义发轫之初，就倾向于一种激进的反资产阶级态度。它痛恨中产阶级的价值标准，并借助极其丰富多彩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痛恨，从反叛，无政府主义到末世论，到贵族式的自我流亡。所以界定文化现代性的决不只是其种种积极的目标（尽管它们常常毫无共同之处），而是它对资产阶级现代性的彻底拒绝，是其毁灭性的否定激情。”[3] 41－42从卡利奈斯库对审美现代性的阐述中，可以得出审美现代性的基本内涵：其一，审美现代性是与启蒙现代性相对而存在的；其二，审美现代性是现代性自身悖论的产物，是现代性危机的表征；其三，现代主义作为先锋文学是审美现代性的文学演变；其四，审美现代性是现代性最激进的反思与批判力量，具有某种救赎功能，它使主体在现代化过程中保持着反思能力和超越品格，避免主体落入某种“非人”境地。其四，从浪漫主义就开始了反现代性的萌芽。

卡利奈斯库虽然对审美现代性的揭示十分精到和深刻，但是他对审美现代性本身的层面没有做出明确的划分。正如现代性具有感性与理性两个层面，审美现代性同样体现为感性和超感性两种方式，其中感性审美现代性表现为大众审美文化，超感性审美现代性呈现为精英审美文化。精美审美文化具有以下特点：“第一，超世俗性。它远离现实生活，具有深厚的审美意蕴和高远的形而上思考，引导人体悟生存的真义。第二，反叛性。它自觉地批判现代性，抗议人的异化，与传统意识形态决裂，从而突显了自由的品格。第三，精英化。满足少数精神贵族的精神需求。摒弃理性，诉诸非理性，以反抗理性来争取精神的释放。第五，经典性。以其高雅、超越的品质，成为传世经典，是有永恒的价值。”[2] 45

由此可见，现代性从产生开始就在其内部孕育了一种反思力量，审美现代性作为一种反思力量，是现代性自身矛盾的结果，审美现代性是站在怎样的立场对理性，自由等启蒙现代性形式进行反思的呢？

启蒙现代性将理性与主体性置于核心位置，理性代替上帝是价值之源与对现存事物评判的标准，“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4]。“首先必须爱理性：愿你的一切文章，永远只凭着理性获得价值和光芒。”[5] 从理性出发，建立起了道德自律论和以“理性”为依据的主体性。但理性主义并没有导致西方道德的必然进步，相反，在经济主义的大旗下，人欲横流，道德沦丧，这一点丘吉尔很有感触，他在其战争回忆录中写道：“人类已拥有足以毁灭自身的强大力量，但在道德方面却并无什么值得骄傲的成就。”[1] 46虽然理性主义张扬人的主体性，充分肯定人的价值，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就是人的主体性张扬的结果，但“人类已僭取了自然和上帝的权力，并大胆地使用着神圣般的力量，但又没有神灵般的智慧。”[1] 246从科学理性的诞生，历经二次大战的洗礼，人类正在吞食着科学技术被异化的残酷后果，人的主体性地位走向了它的反面，非理性与非人性从审美意识形态中呈现出隐约的身影，于是，现代性将自由（启蒙现代性的表现形式之一）建构成为它的根本价值。

卢梭最早在《社会契约论》中致力于自由大厦的构建，提出了建立在道德自由基础上的知识自由的理想框架。康德在此基础上试图建立他的伦理学的自由意志王国，他的伦理学说由意志自由的存在引出道德的绝对命令与道德自律。卢梭提出“人是生而自由的”，康德也在政治意义上把自由看作是“每个人由于他的人性而具有的，原生的，与生俱来的权利。”黑格尔也把自由看作是他伦理、政治与社会思想的主要原则，他宣称“人就是自由意志”。并且提出了现代社会的自由原则即“一般说来，现代世界是以主观性的自由为其原则的，这就是说，存在于精神整体中的一切本质的方面，都在发展过程中达到它们的权利。”[6] 在康德那里，自由原则被列为国家政体应当确定与遵循的重要原则之一，黑格尔的自由意志更获得了它的现实性，自由在伦理、政治与社会各个领域得到实现，成为了道德、伦理、法律与国家等的定则。

上述从卢梭、康德到黑格尔，他们对人的自由本质的认同是与个人主义相联系的，个人主义把个体看作是独立的、自负的、自主的范畴。康德的自由论与个体的认识环境、生活世界、道德无关，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只与纯粹的自我意识、经验存在有关。黑格尔的哲学虽然表现为一种历史感,但"人"在他那里仍然只是"自我意识"。但是,正是由于启蒙思想家的对"自由"价值的高扬,才使现代社会打上了自由的深深烙印,并使自由成为启蒙价值的第一要义。

卢梭在呐喊出"人是生而自由的"同时,也深深感叹"却处处受缚于锁链"[1]112。个人主义的自足自主的自由观,是一种超绝的理想,一旦回到社会现实的维度,就即刻遭遇功利主义的异化,自由便成了漂浮能指,与现代人的无根状态相适应,自由作为一种存在被"遮蔽",成了人的存在的一个悖论。正如萨特所言:人的自由始终要与对象结合在一起,自由是一种不断的自我超越,自由不可避免地要和对象相结合的。自由在人方面呈现为:一、"人是生而自由的";二、"我被遗弃在世界"。前者是人的内在,后者是人的外在,内在是一种超越状态,外在是一种遮蔽状态,因此,人的生而自由是被"遮蔽"的存在,人的自由性与理性一样也从审美现代性中显露出荒谬的身影。

卡夫卡的文学创造就是在审美现代性的历程中对世界荒谬身影的一个建构模型,这个建构模型成为了卡夫卡文学现代主义的本质属性,突现了卡夫卡现代主义文学话语的现代性意义。

对存在的探寻就是对生命本体存在价值和意义的追寻和叩问。生命本体从柏拉图开始就被置于本质主义的背后,成为理性的影子,到笛卡尔时代,虽然被上升到了"大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的地位,但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又成了"一些超越他,赛过他,占有他的力量(科技力量、政治力量、历史力量)的掌中物。对于这些力量来说,人是具体的存在,他的'生活世界',没有任何价值,没有任何意义:人被隐去了,早被遗忘了。"[7]在整个西方,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个方面普遍发生了一场"危机",在"本质意义"诸范域各种问题逐步呈现的情况下,人们对它产生了深刻的怀疑。在哲学方面,狄尔泰的"体验哲学",格格森的"生命哲学",维持根斯坦及其后的"分析哲学",特别是胡塞尔的"现象学",在质疑本质主义的确立性同时,开始了对人的本质存在的重新思考。人们对支撑自己生活的传统的政治、宗教与伦理观念也逐步进行全面的反思,整个西方开始了普遍地寻找新的生存观念的过程。

在这种历史文化境遇中,卡夫卡开始了对生命本体的独特思考,在存在主义先驱克尔恺郭尔、存在主义哲学家尼采和"生命哲学"创始人叔本华以及在文学中最早昭示"上帝死亡"的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下,在文学中开始了对被遗忘了的存在的探究。

海德格尔认为:"作品存在意味着缔建一个世界","作品让大地成为大地"[8]。在海德格尔的艺术世界,"世界"与"大地"是一对充满隐喻意味的概念,就艺术作品的本源而论,"世界"和"大地"是"意义化"与"无意义化"的对立冲突。依海德格尔之见:"艺术作品建立了一个世界,同时展示了大地,在世界与大地的冲突中,作品描述的存在者既显示(获得意义)又隐匿(失去意义)地出场"[9]144。而发生在作品中的世界与大地的冲突是真与非真的冲突即去蔽与遮蔽的冲突,而"去蔽"就是"去除大地性的无意义状态,使大地万物意义化,使之从隐匿状态中呈现出来"。[9]145

卡夫卡的文学世界就是从被遮蔽的存在开始对存在的探寻的,因而完美地表现人的异化,展现人存在的荒诞处境成为他文学的核心表现,以此,卡夫卡开辟了西方存在主义荒诞小说的先河,成为存在主义荒诞小说的鼻祖。

荒诞小说描绘的是人面对异化世界的焦虑和孤独,它所要阐述的就是生存处境中的焦虑境况,而卡夫卡深切地感受到了现代人生存困境,对现代人的孤独、恐惧和无归宿感的生存境况的思考都富有深刻的洞察力,并由此开始了对现代人生存现状的存在之思。

一、异化与孤独感

异化与孤独是卡夫卡小说中对存在最深刻的展示。斗室、牢房、笼子、地洞、村庄、封闭的丛林和宫殿成为他作品中展示人物异化和孤独的最日常的背景意象。《变形记》就是在令人窒息的斗室中展示人物异化和孤独图景的。异化是卡夫卡对人的生存现状的一种现代性思考,马克思早在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1843 年的《论犹太人问题》等文中，就对人异化的原因作了深刻的揭示，马克思认为：在经济生活中，金钱是一种在人类主体之外的物，但它又是人类主体本质外在化的表现，人是创造金钱（或财富）的主人，可是现在它却成为了衡量一切事物的普遍价值，并因此剥夺了主体自身和整个世界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异化了的主体又不得不跪倒在这个造物面前。”[10] 在这种异化中，人失去了他自身应该具有的尺度，“人自身异化了以及这个异化了人的社会是一幅描绘他的现实的社会联系，描绘他的真正的类生活的讽刺画，人的活动由此而表现为苦难，他个人的创造物表现为异己的力量，他的财富表现为他的贫穷，把他同别人结合起来的本质的联系表现为非本质的联系。相反，他同别人的分离表现为他真正的存在，他的生命表现为他的生命的牺牲，他的本质的现实化表现为他的生命的失去现实性，他的生产表现为他的非存在的生产，他支配物的权力表现为物支配他的权力，而他本身即他的创造物的主人，则表现为这个创造物的奴隶。”[11]25 在这种异化状态下，“人与人的关系（人的本质）就不再是人的真实关系。”[11]35

如果说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思考中发现了人类异化的深刻原因，卡夫卡则通过他对存在的思考中描写了人被异化的真实图景。

当格里高尔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时，心情虽然十分忧郁，但也隐隐约约实现了想卸掉家庭重负的愿望，因为在未变形之前，总是担心“出门的那种烦恼，担心各种火车的倒换，不定时的、劣质的饮食，而萍水相逢的人也总是些泛泛之交，不可能有深厚的交情，永远不会变成知己朋友，让这一切都见鬼去吧！”一句“一切都见鬼去吧”，让他觉得，人异化为虫也是一种对尘世生活压力的解脱。然而人到虫的异化只是一种表象的异化，而深层的异化早在他变虫之前就开始了，那种解脱的欲望就是对这种存在之异化的一种内在抵抗，而变虫的现状只是对人的异化的外在和内在状况的一次全面展示。马克思认为人异化后，人的活动由此而表现为苦难，格里高尔内心恨恨地说出“让一切见鬼去吧”，就是对自身苦难生活的诅咒；马克思说个人的创造物表现为异己的力量，格里高尔就身处其中，他为公司辛苦奔波，为家庭拼命挣钱，为公司创造了财富，并供养了家庭，但他变形后，公司一脚踢开了他，父亲凶狠追打他，母亲的关注变成了一次次的昏厥，原本善良的妹妹竟第一个提出要“把他弄走”，在格里高尔的生活中，一切都成为了他异己的力量；格里高尔的变形只是人内在异化的外在呈现，未变形前，他虽然在经历着内在的异化，但遮蔽了他与别人的非本质联系的真实状况，外在的变异是对其内在异化现实的去蔽方式，变形只是卡夫卡展示人的存在境遇真实现状的一种叙事策略而已。如果马克思对异化的表述具有深刻的哲理和逻辑，卡夫卡对异化的描述就具有深刻的寓言意味了，它通过变形的外在形式来展示人的异化的深层现实，可以说，马克思与卡夫卡在哲学和文学的双峰对峙中达到了异曲同工的妙境。

马克思同样深刻揭示了异化与孤独的内在关系。他认为，由于人的异化，把他同别人结合起来的本质的联系表现为非本质的联系，相反，他同别人的分离表现为他真正的存在。非本质的联系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同别人的分离就是孤独，疏离与孤独成为了异化社会人的真正的存在，这种存在就是海德格尔所谓的“被抛”状态。格里高尔不但因异化而变形（寓言性），也因变形而更显孤独，而且，作为人与虫的两重身份，他所体验的是人与虫的两重孤独与痛苦；反之，作为非人与非虫的双重身份，他又远离了人类与虫的世界，作为人类和虫类都无所归依，因此，格里高尔在人与虫，非人与非虫的两重境遇中体验着双重的绝望与孤独。

孤独是人存在的根本方式，就像海德格尔式的“必死性”属性一样，是人类无法摆脱的自我属性。在古希腊艺术那里，人一旦意识到了西西弗一样的生活是人自身的生活，就力图通过某种形式加以释放和解除，所以悲剧意识的艺术作品才在古希腊占据了文化的中心地位，呈现了一种形而上的伟大品格。但到了卡夫卡的现代格里高尔这里，人不可能像西西弗那样，具有率直、坦然、视生死如一的悲剧英雄气质。西西弗的孤独是一种具有悲剧英雄气质的孤独，在格里高尔这里，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人已经变得极其卑微,猥琐,不只是外在的力量极其微弱,更在于内在的力量也已经丧失。从外在来说,一只苹果就可以让他忍受终生的重伤;从内在来说,他的生命已完全枯竭。格里高尔死后的"干瘪"形态,饥饿艺术家死后的"烂草"意象,都是对现代人生命力枯竭,丧失了古典悲剧意蕴的形象表现。

在克尔恺郭尔那里,孤独是把人引向同上帝交往的途径,人在孤独中能倾听到上帝的奥秘,从而达到救赎的目的[12]。在卡夫卡这里,孤独是人通向死亡之旅的必然之途,这条必然之途是没有任何救赎可言的,因为那是荒谬的深渊,犹如但丁的"地狱"之景,被放逐的灵魂难以回归自我。因此,卡夫卡展现的是现代人孤独存在状态的一种维度,这种维度超越了传统哲学意义上的孤独意蕴,与存在主义"自由"意义上的孤独含义也区别开来,它不是现代人孤独的全部,却是全部孤独中最绝望的形式。

二、负罪与恐惧感

卡夫卡不但刻画了现代人孤独境遇的最绝望形式,也同时展开了对现代人惊悸不安的现状的文学思考。在卡夫卡的笔下,现代人的恐惧感与负罪意识是一对孪生兄弟。

卡夫卡在《致密伦娜情书》中多次谈到恐惧意识,他说"我的本质就是恐惧"[13]268,"我就是由恐惧组成的,它也许是我身上最好的东西"[13]335,"这种恐惧并不是我私人的恐惧,这也是自古以来一切信仰的恐惧。"[13]229"诚然,人们对于自身的谜也是无法了解的。没有别的,惟有恐惧。"[13]306在卡夫卡的意识中,恐惧是人类自古以来的一种生活方式,恐惧的来源是人类的信仰造成的。在基督教时代,人类因原罪意识而恐惧,在上帝缺席时代,人又因自我焦虑而恐惧,这种因焦虑而产生的恐惧意识实际上就是一种自我负罪意识,表现为当人认识到自己的弱点而无力克服,当应尽的责任而无法实施,当遭遇良心的谴责而无法赎罪时,"负罪感"便油然而生。在卡夫卡的生活中,父子冲突,情感的游离是他最感负罪的焦虑。在《致父亲的信》中他深感自身罪过的深重,沉痛地说:"那么多次我听到你明明白白地表明我应该挨打,但总要在最后关头由于您的仁慈才逃脱了这种命运,一种强烈的负罪意识愈积愈深。无论我从哪个方向走来,都走入欠您的罪疚之中。"[14]这种因负罪意识而导致的恐惧感,在他的爱情生活中表现更为突出,在与菲莉斯恋爱的正常推进中,卡夫卡总是很快对婚姻伦理关系和肉体关系的可能性发生怀着深深的恐惧和焦虑情绪,他在日记中对自我进行分析时说:"恐惧结合,恐惧失落于对方",恐惧婚姻,恐惧性爱。对他来说,除了写作能使他生命稍感惬意,"他几乎恐惧一切"。在《致密伦娜情书》中,他曾多次表达了自责,"这三次订婚史有个共同之处:一切都是我的罪过,毫无疑问的罪过,我给两个姑娘带来了不幸。"[13]437由此,恐惧与负罪感成为了卡夫卡的生活方式,这种对恐惧和负罪意识的深刻体验,他又超验地将它们表现为文学世界中现代人的本质存在和人类的普遍境况。所以,他把属于人类的原罪意识和自我的负罪感倾注到他笔下的人物身上,使他的人物带有这种恒常的负罪感在人间挣扎辗转,最后往往毙于这种深重的罪感意识之中。他的小说《审判》和《判决》都深刻地呈现人类生存境遇中的恐惧感和负罪意识。

《审判》中的约瑟夫·K,从外在的身份看,作为银行经理他是志满意得的,所以当突然宣布他有罪,受到审判时,他能慷慨激昂为自己的无罪辩护。在理性时代,罪必然伴随着罚,罪是罚的前提,但是,当荒诞已经成为了人类一种普遍的生活形式后,约瑟夫·K 无力逃避这无法赎取也无法忏悔的罪感世界,他只有极力去寻找罪来解释他的被罚。卡夫卡深切感受到了人类无法赎取与忏悔的"莫名"之状,他曾说:"没有比莫名的罪恶感更容易铭烙在心田了——因为这种罪恶感没有真正的根据——无法以任何补赎或忏悔的方式将它剔除。"[15]约瑟夫·K 的"罚与罪"的生存境遇,就是卡夫卡"莫名罪恶感"的艺术展现,这种"莫名罪恶感",实际上就是无意识原罪的化身。约瑟夫·K 最终意识到虽然自己在法庭上无罪,但在真理与正义面前,却是人人是有罪的,所以他最后被处决时,能够坦然接受,不再辩护。也因此,《判决》中的格奥尔格因顶撞父亲被判处投河自尽时,他还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能深情发出“亲爱的父母亲啊, 我可一直是爱你们的”[16]47歉疚而凄凉的声音。在格奥尔格这里, 比《审判》中的约瑟夫·K 更为直接显现了人的负罪感和恐惧感, 他因被父亲抛弃而恐惧, 因“莫名的罪恶感”而负疚, 所以他才能在死之前有那么一次凄凉无奈而撕心裂肺的呼喊。

在卡夫卡的笔下, 现代人因孤独而恐惧, 因负罪而焦虑, 他笔下的恐惧和负罪意识已经超越了西方文学传统直至陀思妥耶夫斯基时代的表现限度。因为从但丁到班扬, 从托尔斯泰到陀思妥耶夫斯基, 他们的小说还建立在理性的逻辑之上, 呈现的是某种因果关系。如拉斯科尔尼科夫无法忍爱他负罪感的重压, 为了良心的安宁, 他自愿接受惩罚, 他的生活处境建立在“有过错一定有惩罚”的逻辑关系之上。而在卡夫卡这里, 呈现的是一种非理性逻辑, 超越于因果关系之上, 受惩罚的不知道受惩罚的理由, “惩罚的荒谬性是那么让人难以忍受, 所以为了找到安宁, 被控告的要为他所受到的惩罚辩护即‘有惩罚就一定有过错’”[7]128。卡夫卡利用反常逻辑, 开启了“自我负罪”的机器, 在《城堡》中, 阿玛利亚的父亲因为女儿“莫名”的过错和恐惧, 甚至“哀求人们承认他是有罪的!”[7]129

如果在但丁、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 有罪必有恐惧, 有恐惧必有忏悔, 有忏悔必有救赎, 在卡夫卡这里, 却是无处忏悔也无法赎取, 最终陷入莫名恐惧和罪感中的人, 唯一的道路要么是走向必死性(如《判决》、《讼诉》等), 要么就是陷入恐惧和罪感的永恒之中(如《城堡》)。因此, 在展示现代人生存境遇的可能性方面, 卡夫卡是超越的, 他唤起了世界对人的可能性存在的关注, 是对那些被遗忘被遮蔽的人的可能性存在的召唤, 他通过这种叙述性思考“照亮了人的存在”[7]21, 从而使他的小说成为了现代维度的一种最高的智慧综合[7]21。

三、陌生和无所归属感

对于中世纪的人来说, 宗教始终包围个体从生到死的生命历程, 人能在宗教中找到寄托, 体验到存在的充盈。由于失去宗教, 人无法与存在的一个超验领域发生具体联系, 按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伊凡·费奥多罗维奇的话说: “没有上帝, 一切都是允许的。”[17] 人就可以毫无约束地同这个世界的全部无理性的客观现实发生联系。在这个非理性的世界中, 他必然感到无家可归, 感到无所适从, 对这个世界充满陌生感。陌生感和无所归属感犹如异化与孤独, 负罪与恐惧一样, 是人的存在的本质方式, 是人的存在维度的一对孪生兄弟。

卡夫卡通过其生命体验和艺术创作呈现了现代人的陌生感与无所归属感的存在维度。

卡夫卡的身份归属问题颇具暧昧性, 德国评论家龚德尔·安德尔在其《卡夫卡: 20 世纪清醒的醉者》一书中曾说: “作为犹太人, 他在基督教中不是自己人; 作为不入帮会的犹太人(他最初确是如此), 他在犹太人中不是自己人; 作为说德语的人, 他不完全属于奥地利人。作为劳工保险公司的职员, 他不完全属于资产者; 作为资产者的儿子, 他又不完全属于劳动者。但他也不是公务员, 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作家, 但就作家来说, 他也不是, 因为他把精力花在家庭方面, 而在自己家里, ‘我比陌生人还要陌生’。”[18] 从这段分析性的叙述里, 可见卡夫卡是一个没有归属感的人, 在这个世界上, 他什么都不是, 如果是, 只是一个荒诞的存在, 因此有人说, 卡夫卡的小说有着明显的“犹太情结”。犹太民族向西方文明贡献了《圣经·旧约全书》, 然而在两千多年前, 罗马人摧毁耶路撒冷, 吞并巴勒斯坦, 给古代犹太民族漫长而痛苦的离乱史划上了绝望的句号。至此, 古代犹太民族作为政治国家的历史到此结束, 而留给每个犹太人的唯一选择就是做一个永世的漂泊者。“漂泊”就是无所归属, 就是随时遭遇到陌生的现实。布罗德在谈到卡夫卡的创作特色时也说: “卡夫卡除了写共同的人类的悲剧外, 尤其注重写他那不幸的民族, 写那无家可归, 幽灵般晃荡的犹太民族。”[19] 于是, 我们可以看到, 在《城堡》中, K·作为一个无家可归的异乡人(未流露出归家意识)寻找生命的家园(城堡), 却无处可寻; 在《乡村医生》中, 医生出诊, 衣服被剥走了, 永远回不到家, 只有“在这最不幸时代的严寒里……, 坐着尘世间的车子, 驾着非人间的马, 到处流浪。”[16]163有人认为乡村医生的遭遇就是犹太民族不幸经历的形象暗示。在《变形记》中, 格里高尔虽然身在家中, 但犹如卡夫卡身在家中的感受, 卡夫卡说“现在, 我生活在家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庭里,生活在最好的、最可爱的人当中,但陌生得比一个陌生人还要陌生"。[20] 对格里高尔来说,父亲的冷酷,母亲的软弱,妹妹的无情让他在陌生感中体验着虽在家而无家的生命感受,最后当生命干瘪时,他被当做垃圾清扫出了家门。

总之,卡夫卡通过他的小说,始终陈述着人的存在的境遇,言说着现代人的异化感、孤独感,负罪感、恐惧感,陌生感和无所归宿感的存在维度,开创了现代主义小说的言说方式与话语空间。因此,正如巴尔扎克于他时代的意义,卡夫卡也成为了现代文化伟大遗产的创造者,因为他"就我们人类的境遇(按它在我们这个时代所呈现出来的样子)说出了任何社会学或者政治学的思考都无法向我们说出的东西。"[7]147

在这个意义上,卡夫卡成为了现代世界一个孤独的守夜人。

参考文献:

[1] 卢 风. 启蒙之后[M].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3.
[2] 杨春时. 论审美现代性[J]. 学术月刊, 2001,(11):44.
[3] Matei Calinescu, Five Face of Modernity, Durham: Duke Indemnity Pres, 1987.
[4] (德)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反杜林论>(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4:56.
[5] (法)布瓦洛. 诗的艺术[A]. 胡经之主编. 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上)[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5:182.
[6] (德)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1:291.
[7] (法)米兰·昆德拉. 小说的艺术[M]. 董强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4.
[8] (德)海德格尔. 人. 诗意地安居[M]. 郜元宝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82.
[9] 朱立元编. 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10] 张一兵. 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的逻辑建构与解构[M]. 南京社会科学, 1994,(1):16.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4.
[12] 安希孟. 孤独的想象[J]. 江苏社会科学, 2004,(4):37:37.
[13] 叶廷芳主编. 卡夫卡全集(卷10)[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
[14] 叶廷芳主编. 卡夫卡全集》(卷8)[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252.
[15] (奥)卡夫卡. 卡夫卡寓言与格言[M]. 张伯权译.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7:103.
[16] 叶廷芳主编. 卡夫卡全集(卷1)[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
[17] 李 钧. 存在主义文论[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9:6.
[18] (德)龚德尔·安德尔. 卡夫卡:20世纪清醒的醉者[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9:172.
[19] (德)马克斯·布罗德. 卡夫卡传[M]. 汤永宽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 1999:213.
[20] 叶廷芳主编. 卡夫卡全集(5)[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260.

Franz Kafka: The Vigil of Modern World

WAN Hui, LUO Fan
(*the Chinese Dept., Zhongsh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In Franz Kafka's novels, he describes conditions of human being's Being and articulated the loneliness、sense of sin、anxiety and the sense of alienation and drift of modern people. His creative literary writing is a constructed model of the absurd world in the course of aesthetic modernity. This constructed model highlights the meaningfulness of modernism with the modern discourse of Franz Kafka's creation and cultivates the narrative space of modernism.

Key Words: Franz Kafka; vigil; loneliness; horror; belongingness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